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我们需要阿富汗战争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防止重演历史悲剧，也体现在探索后冷战的世界如何建构避免战争的“治理”机制，以及大国政治中的高层决策如何避免当年苏联那样的重大失误，这既关乎人类的未来发展，更关乎当下尚不确定的国际秩序和大国的兴衰。

阿富汗战争

——苏联高层决策研究

(1979—1989)

COLD WAR



李晓亮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冷战
国际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阿富汗战争： 苏联高层决策研究 (1979—1989)

李晓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富汗战争：苏联高层决策研究（1979—1989） /
李晓亮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 11
ISBN 978-7-5012-5336-4

I. ①阿… II. ①李… III. ①阿富汗抗英斗争—研究
IV. ①K37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6726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书 名 阿富汗战争：苏联高层决策研究（1979—1989）
Afuhan Zhanzheng: Sulian Gaoceng Juece Yanjiu (1979-1989)

作 者 李晓亮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 ishizhi. cn
电 话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980×680 毫米 1/16 19 印张
字 数 3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一版 201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336-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李丹慧

编 委（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建才 蔡佳禾 陈 兼 崔 丕 戴超武

邓 峰 黄民兴 李丹慧 刘晓原 罗养毅

牛大勇 牛 军 沈志华 王晓德 夏亚峰

徐 蓝 徐思彦 杨奎松 于 群 余伟民

翟 强 张小明 张曙光 章百家 赵学功

总序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国际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所谓“国际史”，其含义有两个层面，其一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其二则在于，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除阵营国家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一方，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涵与外延，已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史所能囊括的了。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即之，以俄国档案的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诸于世，加上原有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战时期的历史。所有这些构成了冷战史研究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率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团队。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

当 20 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成为过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即逐渐拉开，各国冷战史学者得以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对冷战的观念、内涵和外延，冷战的起源，冷战思维对各国决策层的影响，大国关系对国际政治力量改组的影响，小国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影响，美苏之间冲突、遏制、对抗和缓和的交替过程，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冷战因素，冷战框架和冷战思维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再思考。由此，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新的热潮，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课题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被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近些年来，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日渐深入，其主要学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了国际学者队伍。在美国和西欧，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以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等，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冷战史研究中心，法国的“欧洲认同、国际关系和欧洲文明”研究所等冷战研究机构。而中东欧各国也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除俄罗斯科学院冷战史研究中心外，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在亚洲，比较活跃的有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韩国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有冷战史研究小组。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冷

战史的研究队伍。

2. 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3. 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历史事实的重建。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在于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而是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现代史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阙如，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的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扭曲的或被歪曲的。如今，随着对峙双方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公布，以及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弱化，冷战历史的原貌开始浮出水面。冷战史演进的全过程进入重建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4. 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需要多国学者利用多国档案共同参与讨论，如此才能更有效地辩明事实真相，总结历史教训。

5. 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在持续关注冷战起源、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中美和中苏关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诸多热点问题的同时，冷战史学者也开始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注重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

从战后基本同步、并列延伸的冷战和殖民主义瓦解的进程来看，冷战的发展实际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多元化特征的历史过程。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地区争斗的日益激烈，使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冷战对峙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大历史脉络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冷战的规模由此拓展至全球。这期间，第三世界扮演的角色不容忽略。只有进一步考察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的地位和影响，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此外，冷战国际史研究还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宣传战—心理战”等研究逐渐兴起，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向。战后以来，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各类专门史，都不可能摆脱开冷战这个核心；与此相应，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冷战时代本身。也只有运用多维视角，才能完全展现出冷战史作为一部国际史的价值和魅力。而就方法论言之，一些学者正尝试着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冷战国际史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新建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义。

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角色和作用 是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以此，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了这一学术潮流中。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因此，与其他学科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科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目前冷战史学界的新趋势也是贯穿在中国冷战史学科发展之中的。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作为中国学术界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已经确立起来。

不过，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和需要

改进之处。其一，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仍然是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大宗产品”，从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学者比例过低。其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对比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三，偏重政治、外交和军事史研究，对社会、科学、经济和文化方面冷战的研究尚嫌重视不够。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还须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学者们的视野应该不断“扩张”，探索也应该“面面俱到”。毕竟冷战的历史极其丰富和鲜活，队伍庞大的中国的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均衡地关怀和揭示冷战史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利益和权力展开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战年代的是是非非。面对新产生的“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国际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人们只有通过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由于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史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运动规律、应对及管理现实的国际危机，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战略性评估。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将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

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开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此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学者的冷战史研究新作，以及口述历史著作。该套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中外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学科，必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必将以其客观、严谨、厚重、创新的学术品质，跻身于世界史林。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2年6月

序 言

李晓亮博士的专著《阿富汗战争：苏联高层决策研究（1979—1989）》以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和1989年从阿富汗撤军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为中心线索，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苏联入侵时期阿富汗战争的前因后果，用丰富的史料呈现了这场战争的基本面貌和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的权力博弈，并在冷战大背景下分析了这场战争对于苏联、美国和地区各国的意义及影响，还从决策机制的角度对苏联当局的决策失误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是近年来运用俄罗斯解密历史档案对苏联时期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考察和探讨的又一新成果。

苏联的阿富汗战争从出兵到撤军历经十年，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局部战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苏联历史上则是这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一般认为，苏联在阿富汗陷入泥潭并最终失败类似于此前美国在越南的经历，其实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美国遭受越南战争的挫折并没有损及其超级大国的根基，经过“尼克松主义”的战略调整，到里根时期美国又恢复了世界霸权的主导地位。换言之，越南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只是其对外战略的一次决策失误，无关其国内制度的稳定，同一个制度平台可以纠正错误，做出新的选择，而且美国的综合国力可以承受这样的战略调整。苏联则不然，同样是一次决策失误，它暴露了苏联决策体制的制度性缺陷，以及苏联作为“跛足巨人”难以承受十年战争重负的困境。正是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勃列日涅夫标榜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破产，而试图走出困境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在摆脱阿富汗战争重负的同时引发了更为全面的制度性危机，在沉痾泛起的社会环境和各派势力的政治博弈中苏联最终走向解体。其次，美国从越南退出后，越南很快完成了国家统一并开始了战后重建，战争创伤较快得到愈合。而在苏联退出后的阿富汗，依然长期处于战乱状态，乃至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因此，这两场战争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是低估了越南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意志，那么苏联出兵阿富

汗则是低估了阿富汗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党派和国际关系。比较而言，苏联的“阿富汗泥潭”比美国的“越南泥潭”深得多，其决策失误所付出的代价（包括苏联自身的损失及战争带来的后遗症）也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高层决策的视角对苏联的阿富汗战争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苏联决策失误的制度性根源和这一失误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由此亦可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对现实的阿富汗困局之根源提供来自苏联方面的历史观照。

由于阿富汗战争的涉事方甚多，各种政治势力关系复杂，事态反复多变，要想理清历史线索，提供清晰的历史过程叙事，颇为不易。某种程度上，苏联当年的决策失误也与对复杂情况难以把握，信息传输不充分有关。因此，晓亮的研究在历史线索的梳理上下了很大功夫，经过她的努力，阿富汗战争的前因后果、曲折进程都比较清楚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以第二章“出兵前后”为例，关于1978年“四月革命”以及亲苏政权的建立、人民民主党内部两大派系的斗争与苏阿关系的波动、苏联领导层对阿明政变的反应和出兵决策的出台经过的叙述，不仅将苏联如何干预阿富汗政局并扶植亲苏政权、如何难以掌控人民民主党派系斗争而进退失据、如何在阿富汗内部政变后做出出兵决策以巩固亲苏政权的一系列事态发展逻辑表达得很清楚，而且在历史大事件的动态进程描述中通过一些细节性史料反映出勃列日涅夫本人及其决策小圈子对阿富汗政权头目的亲疏好恶如何影响到是否出兵的重大决策（因阿明不顾勃列日涅夫的旨意处死塔拉基，使勃列日涅夫深感愤懑，苏联出兵的第一个行动即是“斩首”阿明，可见出兵决策的直接目标指向），从而将具体的“人的行为”纳入到宏大历史叙事中，丰富了历史进程的立体感，也揭示了苏联决策机制的本质性特征——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可以决定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政策。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这种制度性的决策传统在对外政策上既带来过国家利益扩张的成就，也造成了阿富汗战争这样的重大失误。正如本书作者在“结语”中所说，如果什么问题都看“排在首位的那个人的观点”，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交到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梳理历史线索，还原历史过程，需要做大量的史料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晓亮能够熟练运用俄语工具，这是她从事苏联史研究的优势。但是，她的硕士研究方向为古代中世纪史，博士阶段师从沈志华教授转入冷战史研究方向，几乎从头开始进入新的研究领域，这对她

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中，晓亮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从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到相关历史背景知识和研究动态的把握，经过这些年的历练，终于拿出了得到导师和评审专家好评的研究成果。毕业任教后，晓亮利用在俄罗斯访学的机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借鉴俄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对博士论文做了全面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将其发展为一部达到相当水准的研究专著。我作为晓亮博士阶段的导师组成员，比较了解她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也参与过对这部著作的评阅和讨论，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因此，当晓亮的第一部专著出版之际，很高兴为之作序，希望她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为我国的苏联史研究事业奉献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希望学界同仁能够借本书的出版更多地关注阿富汗战争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以获得对历史真相的更多了解和对现实的更多启示。

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已经过去 27 年了，苏联解体也已经 25 年了。令人感慨的是，迄今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尚未从上世纪的战争遗产中完全走出来，而俄罗斯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苏联时代的遗产，其中包括出兵他国以实现自己的大国地缘政治目标。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不吸取历史的教训难免重蹈历史覆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阿富汗战争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防止重演历史悲剧，也体现在探索后冷战的世界如何建构避免战争的“治理”机制，以及大国政治中的高层决策如何避免当年苏联那样的重大失误，这既关乎人类的未来发展，更关乎当下尚不确定的国际秩序和大国的兴衰。

余伟民

2016 年 10 月于华东师大

前 言

1979年12月27日，苏联集结10个师的兵力，大举入侵阿富汗，使阿富汗内战迅速转变为旷日持久的反苏“圣战”。这场战争不仅成为超级大国苏联由盛转衰的起点，而且与冷战的结束、恐怖主义的扩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至今日，阿富汗的战火仍未熄灭。在阿富汗的长期战乱中，大国干涉是促使阿富汗国内问题国际化、长期化、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干涉又演变为“回力棒”，不仅给予解体前的苏联最后一击，而且使“9·11”后的美国长期陷入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中。

本书选择苏联的阿富汗之战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从现实意义上讲，对苏联的阿富汗战争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今天美国在阿富汗的经历。对比苏美两国的阿富汗战争，不禁让我们感叹他们的经历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1979年12月苏联大规模入侵阿富汗后，在国际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之中。在政治上，苏联不断遭受国际社会的谴责，其社会主义大国的颜面尽失；在经济上，美国政府再次掀起对苏联的经济遏制浪潮，使其原本畸形、低效、停滞的经济雪上加霜；在军事上，初期的军事顺利没有维持下去，苏军的干涉没有稳住阿富汗动荡的局势，反而激起了西方支持的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扩大与联合，致使泥足深陷，付出了沉重代价。而美国2001年发动的清剿塔利班及其支持的基地组织的战争，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北约指挥下的43个国家在阿富汗驻有军队。可以说，从道义到国际环境，美国都占了上风，但是，即便如此，这场“没有前线”的战争，至今仍不能让人做出乐观的评价。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数字显示，阿富汗国内难民数量为130万人，在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人数分别约200万和100万。喀布尔大学经济系教授萨义德·马苏德说，当前阿富汗的失业率高达85%，贫困是阿富汗的“主色调”。^①而

^① 牟宗琮：《阿富汗在阴霾与希望中前行》，《人民日报》，2012年6月11日，第23版。

美国自己同样为这场反恐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1年10月7日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10周年纪念日。美国国防部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上的花费已达3232亿美元，平均每天战争花费将近1亿美元，造成1788名美军士兵死亡。^①其实，早在2009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就曾迫切地表示，将从2011年中期开始撤军，他说美国不能承担、也不应承担无限期的责任。^②2012年2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美军计划于2013年年中或下半年结束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转向发挥“培训、建议和协助”作用。此外，帕内塔还表示，2014年驻阿美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移交进程、确保战争收益，2014年之后美军仍将在阿富汗保持“持久的存在”。^③直至2014年12月28日，北约官员宣布以美军为主的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结束。至此，这场耗资1万多亿美元，约3500名北约军人丧生，造成10多万阿富汗平民死亡，另有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的“反恐战争”结束了。^④然而，阿富汗安全部队防务能力依然脆弱，塔利班可能利用北约撤军留下来的“安全真空”发动大规模袭击，而阿富汗国内政坛角力不断，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使得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完全是一个“象征性的结束”，迄今仍难以从这一泥淖中自拔。

此外，苏联的阿富汗战争，作为冷战结束前的一场影响深远的地区性热战，在冷战史总体性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全球范围内的冷战以不可预料的方式结束，使得冷战史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各种学术机构纷纷成立，研究视角和方法不断更新，尤其多边档案资料的应用，为解释冷战时期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⑤苏联的阿富汗之战是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的一个高峰，对苏联的

① 《阿富汗战争致美日均花费近亿美元》，中新网10月9日电。

② 《奥巴马公布阿富汗战争新战略》，《参考消息》，2009年12月3日，第1版。

③ 《美国2013年结束在阿富汗作战任务》，《人民日报》2012年2月3日，第21版。

④ 《北约在阿富汗“象征性”结束战斗任务》，《人民日报》2014年12月30日，第3版。

⑤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余伟民：《国际斗争与本土革命：冷战逻辑的解读——从〈冷战与革命〉看冷战史研究范式的创新》，《世界史》，2005年第6期；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等。

阿富汗之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美苏冷战与阿富汗革命、美苏冷战与阿富汗改革、美苏冷战与阿富汗发展等问题，并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年代大国与小国关系的互动问题，如大国对小国的控制与干涉，小国对大国的影响与限制等。

再次，具体到学术界对苏联 74 年历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还很不够，而这两个时期又是苏联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关键时期。加强对这两个时期内苏联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包括对阿富汗战争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点及其终结。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而军事力量则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比以前各个时期都高。但是，正是在这一个时期，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可以说，进行根本性改革刻不容缓。然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却错过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利的时机，对内未能进行切实有效地改革，对外则趁美国陷入越战之际四处出击，直至出兵阿富汗。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领导人，接过来的是积重已久的经济和全面陷入困境的外交，“改革”顺理成章地成为戈尔巴乔夫任期内的工作重点。为给国内改革创造较好的国际环境，摘下套在苏联脖子上的阿富汗战争枷锁成为了戈尔巴乔夫上任后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探讨阿富汗战争与苏联内政之间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很有必要。

最后，具体到阿富汗战争本身，还有很多谜案没有解决。阿富汗这个南亚山国长达 30 余年的战乱根源是什么，大国干涉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苏联高层经过怎样的讨论、出于什么考虑做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策？这种决策与苏联的决策习惯、政治体制的特点、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底色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阿富汗战争拖延了将近十年苏联才做出撤出阿富汗的决策？阿富汗战争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等。虽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多多少少对上述问题均已有所涉及，但是由于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一些问题至今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随着新的档案、文献及其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等史料的出现，有必要对苏联历史中这场重要战争再次进行考察，以深化对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史的理解。

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档案解密情况，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初的一批解密档案来自于美方，但并不是由美国政府解密的，而是在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中流失的。1979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冲进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扣留了52名使馆人员，以强迫美国政府引渡流亡美国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遭美拒绝后，两国关系陷入危机。正是在这一事件中，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一些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秘密文件被泄露。这些保全下来的文件经过整理、分类、修复后，1980—1983年在德黑兰出版了档案集——《谍穴档案》，共公布了54卷美国国务院、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军事侦察部门的档案，其中有两卷涉及到阿富汗问题。^①在这些公开出版的密码电报、工作报告和其他文件中，特别是1978年4月到1979年10月美国驻喀布尔工作人员发往华盛顿的密码电报，为更加清晰、准确地认识当时阿富汗的局势提供了资料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苏联遗产的最大继承者俄罗斯联邦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解密了一批没有超过解密期限的文件，其中就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对阿富汗出兵和撤军的会议记录。^②同时，俄罗斯的一些学术刊物为了扩大影响力、增加销售量，也纷纷顺此潮流选登新政府最新解密的档案。如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也从1993年起连续四年刊载了几组有关阿富汗战争的回忆录和档案，^③1993年第3期《历史问题》杂志刊登了一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的档案。^④这些档案中的一部分已被翻译成中文，并被编入沈志华教授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于2002年出版。^⑤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在解密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档案。从美国档

^① Миронов Л. Спольников В. Афганистан; Накануне //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1989, №12.

^② 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142页。

^③ Корниенко Г. М. Как принималось решение о вводе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 в Афганистан и их выводке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3; Odd Arne Westad. Накануне ввода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 в Афганистан. 1978 - 1979г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2; Меримский В. А. Война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записки участника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3;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Докумен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1979-1980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3.

^④ 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особых папок: Афганистан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3.

^⑤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32、3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案解密系统和解密的数字化美国国家档案下载的文件解密日期来看，美方解密阿富汗战争档案的进程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但规模较小，大部分档案都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才解密的并延续至今。^①除了政府的解密档案活动外，美国的一些学术机构也纷纷加入到译介苏联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活动中，如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翻译、整理、编辑、出版了上百件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档案。^②上述档案资料的涌现，无疑会使史学家们对阿富汗战争的描述更接近于真实，并深化对阿富汗战争的认识。

本书共计五章，以时间为线索，从苏联高层决策的角度对阿富汗战争进行再梳理。首先，探析 1919—1978 年苏阿关系的特点，从苏阿关系的历史脉络中总结出苏联在阿富汗的传统战略目标及转变的原因；其次，探寻苏联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与苏联 1979 年 12 月入侵阿富汗之间的关系，以及冷战格局与苏联出兵阿富汗之间的关系等；再次，对阿富汗战争中的“五方”——美国及其盟友、伊斯兰国家、苏联、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阿富汗反政府圣战组织作一整体考察，探讨阿富汗战争中相关各方的关系；最后，探析苏联高层在整个阿富汗战争中的决策得失。

① 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中心的电子资源。

② New Evidence on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8/9,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 C., Winter 1996–1997; New Evidence on the Soviet War in Afghanista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14/15,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 C., Winter 2003–Spring 2004.